

Modern Chinese Opera

An Inside View of Modern Chinese Opera





新編京劇面面觀

以國光劇團之創作群爲例

An Inside View of Modern Chinese Opera

貢敏

Min KUNG

前國光劇團藝術總監

京劇集傳統各大劇種之大成，異軍突起，獨領風騷，擁有之劇目，可說浩如瀚海。祇是經過兩個多世紀的與世推移，已有許多不合時宜之劇目，被自然淘汰。有些戲徒留劇名、不見劇本；有些劇本尚存、卻不見演出；有些冷僻戲偶有演出，卻已乏競爭力；凡此，皆可以納入淘汰或終將淘汰之命運。

不過，淘汰的劇目雖然多，新出的戲卻也不少。在觀眾的企盼下，不同時期、各大名伶，都有新作湧現，宛如雨後春筍。有許多富於流派色彩的新劇目，因特受觀眾歡迎，已然順理成章地被保留下來，成爲經典佳作了。

台灣的京劇發展，先是在軍中活躍，團隊甚多，後來經過多次整編，集中在陸、海、空、勤四個京劇團來運作，如今則祇有國光與戲專兩個正式京劇團了。這兩個劇團老戲新戲不斷推出、各擅勝場。現將筆者較熟悉之國光劇團，於成團後所編的新劇作一回顧，以見十年來該團在劇本創作方面的努力。

國光成團之初，因係三軍劇隊重組合併，需有一段磨合時期，故演出多以傳統老戲爲主，但亦搬演了由王安祈博士編寫的《新陸文龍》、《通濟橋》及筆者所撰之



崑劇《釵頭鳳》風格高標、珠聯璧合（貢敏提供）



朱陸豪主演之《廖添丁》本土色彩相當濃厚（貢敏提供）

《新花木蘭》等劇。這幾齣戲都是以前競賽的得獎戲，重排再演，並不太費事，祇是對許多資深觀眾而言，這些也屬「老戲」了。後來陸續排演的《三打陶三春》、《龍女牧羊》和昆劇《釵頭鳳》，雖然都是此間首見，卻全都是自大陸移植過來的新作，算不得是原劇。直到「台灣三部曲」的《媽祖》、《鄭成功與台灣》及《廖添丁》先後與觀眾見面，這纔正式挑開國光新編劇的帷幕。

自本土題材著眼，選了這三位家喻戶曉、史有其據人物入戲，也是經過審慎斟酌的。除了共同的戲劇性的考量外，還個別考量其不同趣味，如林默娘的神話性、鄭成功的歷史性，以及廖添丁的傳奇性，在舞台呈現上是具有不同風貌的。同時，這「三部曲」也是為魏海敏、唐文華、高蕙蘭及朱陸豪四位一級演員量身打造的，編劇有筆者、左菁華（《媽祖》）、曾永義（《鄭成功與台灣》）、邱少頤、沈惠如（《廖添丁》）；導演則分別是大陸的楊小青、盧昂、和國光的李小平。從此，自己編演新戲，成為國光劇團的特色之一。十年於茲，累積了不少經驗與作品，值得向

國人告慰。

在「台灣三部曲」之後的國光新戲，除了陳西汀的《王熙鳳大鬧寧國府》和陳亞先的《李世民與魏徵》兩劇之外，其它如《牛郎織女天狼星》和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（昆劇）是曾永義編劇；《地久天長釵鈿情》、《未央天》及《范進中舉》是劉慧芬編劇；《風火小子紅孩兒》為張旭南編劇；《水滸英義》為沈惠如編劇；《王有道休妻》為王安祈編劇；王又攜同新秀趙雪君合編《三個人兒兩盞燈》。此外大陸作家陳亞先編劇之《閻羅夢》，是由王安祈和沈惠如加工的，金恩渠編劇的《大將春秋》則是由筆者加工。以一個劇團而論，十年中有如此多創演的新戲，委實可以說是難能可貴。

祇是新編的戲，成功率未必就能盡如人意。除了劇本的素質之外，還要仰仗導演、編腔的二度創作，主要演員能否充份發揮，以及製作、宣傳、場地、檔期……等等因素之影響。要諸般條件的完美配合，方能使新排首演的戲一鳴驚人。嚴格說來，這樣的機率並不很高，幾乎是可遇而不可求。



魏海敏在《媽祖》飾演主角媽祖（貢敏提供）



《地久天長釵鈿情》舞姿及服裝皆十分突出（貢敏提供）



《三個人兒兩盞燈》中宮女們縫製征衣之一景（貢敏提供）

基於此，編劇的人必須反求諸己，要將自己底心血創作，仔細打磨，千錘百鍊，使之成為一齣可以「戲保人」的劇本，而不完全依靠主演者或其它條件支撐的「人保戲」之作。換言之，一個傑出劇作者所創編的新戲，由於人物有血有肉有性格，故事合情合理而動人，悲欣交集、濃纖適度，即使是遭遇到相當素樸的演出條件，仍然會令觀眾動容、喝采，充份發揮一「劇」之「本」的魅力。所謂蓬頭粗服，不減天然是也。

新編製作的京劇，面臨另一個窘境是不易存活下來，往往演幾場或一個時期就「掛」起來了。愈大的製作幾乎壽命愈短，因為複雜地舞美條件，和動員太多的演職員，都是不利於經常流動演出的。相形之下，傳統劇目的一桌二椅、出將入相，就無往不利，可以到處逢「場」作戲，方便多多。其實中國戲曲舞台之不用佈景，是一大特色。一無所有卻無所不有的歡念與技法，與最先進的劇場概念是不謀而合的，這一點值得我們省思。

十年來，國立國光劇團創編演出的新戲，已超過

二十齣了，有的相當成功，有的差強人意，但勇往直前的創作精神，卻是值得肯定的。有好些反應極佳的劇目，可以考慮作溫故而知新的不時再演；再創作新劇時，也可以考量捨棄佈景的運用，以利流動演出流傳。最後要說的是，無論是傳統的經典劇目或新編京劇，都應恪守她底程式及藝術規律。京劇之美，在世界劇壇已獨樹一幟，無可取代；當舉世觀眾對京劇藝術傾心注目時，我們當更精進努力再創佳績，報之以瓊瑤。